

名师讲义

傅斯年

『战国子家』与

《史记》讲义



傅斯年
“战 国 子 家” 与
《史 记》讲 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斯年“战国子家”与《史记》讲义 / 傅斯年著 . —天津：
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7.1
(名师讲义)

ISBN 978 - 7 - 80696 - 403 - 3

I. 战... II. 傅... III. ①先秦哲学—研究②史记
—研究 IV. ①B220.5②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4254 号

傅斯年“战国子家”与《史记》讲义

傅斯年 / 著

出版人 / 刘文君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E-mail : tjgj@tjabc.net

天津兴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 × 1230 厘米 1/32 印张 7.375 字数 116000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

ISBN 978 - 7 - 80696 - 403 - 3

定 价 16.50 元

名师讲义



- 《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》
- 《闻一多诗经讲义》
- 《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》
- 《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讲义》
- 《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》
- 《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》
- 《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》
- 《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》
- 《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（宋元部分）》
- 《黄节诗学诗律讲义》
- 《吕思勉中国文化史
 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》
- 《蒋兆和人物画讲义》
- 《傅斯年“战国子家”与〈史记〉讲义》
- 《金景芳先秦思想史讲义》

责任编辑：侯林莉
装帧设计：宗 强
封面题字：韩嘉祥

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

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

早年游学欧洲，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历史

语言研究所所长、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

代表作有《性命古训辨证》

《古代中国与民族》等



年期傳

《名师讲义》丛书

序

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《名师讲义》丛书。从书名看，意思很清楚。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很赞成。

这些位名师，都是 20 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，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。如闻一多、朱自清等位先生，都是一代人师；再如游国恩、雷海宗、周祖谟等位先生，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。他们虽都

已去世多年，但薪尽火传，其衣被学人，早非一代。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，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，不甚被人注意保存，极有流失之虞。据我看，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。

今天常常听到“抢救文化遗产”之类的呼声。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，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？我认为，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，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，嘉惠学林，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，十分高兴。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，只写此短序，聊当前军旗鼓云耳。

李蒸林

目录

“战国子家”讲义

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	/1
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	/6
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宗派	/14
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	/17
儒为诸子之前驱，亦为诸子之后殿	/22
战国诸子之地方性	/25
墨家之反儒学	/37
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	/42
齐晋两派政论	/54

名师讲义

傅斯年“战国子家”与《史记》讲义

梁朝与稷下	/62
机祥之重兴与五行说之盛	/66
所谓“杂家”	/68
预述周汉子家衔接之义	/70
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——一个短记	/72
诸子天人论导源	/78
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	/87
墨子之非命论	/98
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	/108
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	/119

《史记》讲义

《史记》研究参考品类	/131
老子申韩列传第三	/135
十篇有录无书说叙	/143
论太史公书之卓越	/148
论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	/150
手批《史记》全文	/152
附：论学书札：与颉刚论古史	/173



“战国子家”讲义

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

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以哲学著名者有三个民族：一、印度之亚利安人；二、希腊；三、德意志。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极高的时候，他的语言还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之早年的烦琐形质。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，而语言之原形犹在，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，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，不知不觉的受他的语言之支配，而一经自己感觉到这一层，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。以前有人以为亚利安人是开辟

印度文明的，希腊人是开辟地中海北岸文明的，这完全是大错而特错。亚利安人走到印度时，他的文化，比土著半黑色的人低，他吸收了土著的文明而更增高若干级。希腊人在欧洲东南也是这样，即地中海北岸赛米提各族人留居地也比希腊文明古得多多，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，思想扩张了，而语言犹昔，于是乎凭借他们语言的特别质而出之思想当作妙道玄理了。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，自求会悟，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，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，可以化艰深为平易，化牵强为自然，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？希腊语言之支配哲学，前人已多论列，现在姑举一例：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，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，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，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么些观念，离希腊语而谈范畴，则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。其余如柏拉图的辩论，亚里斯多德的分析，所谓哲学，都是一往弥深的希腊话。且少谈古代的例，但论近代。德意志民族中出来最有声闻的哲人是康德，此君最有声闻的书是“纯理评论”。这部书所谈的不是一往弥深的德国话吗？这部书有法子翻译吗？英文中译本有二：一、出马克斯·谬勒手，他是大语言学家；一、出麦克尔江，那是很信实的翻译。然而他们的翻译都有时而穷，遇到好些名词须以不译了之。而专治康德学者，还要谆谆劝人翻译不可用，只有原文才信实；异国杂学的注释不可取，只有本国语言之标准义疏始可信。哲学应是逻辑的思想，逻辑的思想应是不局



促于某一种语言的，应是和算学一样的容易翻译，或者说不待翻译，然而适得其反，完全不能翻译。则这些哲学受他们所由产生之语言之支配，又有甚么疑惑呢？即如 Ding an Sich 一词，汉语固不能译他，即英文译了亦不像；然在德文中，则 an Sich 本是常语，故此名词初不奇怪。又如最通常的动词，如 Sain 及 Werden，及与这一类的希腊字曾经在哲学上作了多少祟，习玄论者所共见。又如戴卡氏之妙语“Cogito ergo Sum”，翻译成英语已不像话，翻成汉语更做不到。算学思想，则虽以中华与欧洲语言之大异，而能涣然转译；哲学思想，则虽以英德语言之不过方言差别，而不能翻译。则哲学之为语言的副产物，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。印度日耳曼族语之特别形质，例如主受之分，因致之别，过去及未来，已完及不满，质之与量，体之与抽，以及各种把动词变作名词的方式，不特略习梵文或希腊文方知道，便是略习德语也就感觉到这么烦。这些麻烦便是看来“仿佛很严重”的哲学分析之母。

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，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（参看叶斯波森著各书），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，而以句叙（Syntax）求接近逻辑的要求。并且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语言，不富于抽象的名词，而抽象的观念，凡有实在可指者，也能设法表达出来。文法上既没有那么多的无意识，名词上又没有那么多的玄虚，则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发生，是很自然的了。

“斐洛苏非”，译言爱智之义，试以西洋所谓爱智之学中包有各问题与战国秦汉诸子比，乃至下及魏晋名家宋明理学比，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论，诸子以及宋明理学是有的；像柏拉图所举的问题，中土至多不过有一部分，或不及半；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竟全没有；像近代的学院哲学自戴卡以至康德各宗门，一个动词分析到微茫，一个名词之语尾变化牵成博论（如 Causality 观念之受 Instrumental 或 Ablative 字位观念而生者），在中土更毫无影响了。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，不相干者如彼之多，相干者如此之少，则知汉士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，“中国哲学”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，明季译拉丁文之高贤不曾有此，后来直到严几道、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，我们为求认识世事之真，能不排斥这个日本贱货吗？

那末，周秦汉诸子是些什么？答曰：他们是一些方术家。自《庄子·天下篇》至《淮南鸿烈》，枚乘七发皆如此称，这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，犹之乎西洋之爱智者自己称自己为斐洛苏非。这是括称，若分言，则战国子家约有三类人：

一、宗教家及独行之士；

二、政治论者；

三、“清客”式之辩士。

例如墨家大体上属于第一类的，儒者是介于一二之

4 间的，管晏申韩商老是属于第二类的，其他如惠施庄周

邹衍慎到公孙龙等是侯王朝廷公子卿大夫家所蓄养之清客，作为辩谈以悦其“府主”的。这正合于十七八世纪西欧洲的样子，一切著文之人，靠朝廷风尚，贵族栽培的，也又有些大放其理想之论于民间的。这些物事，在西洋皆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之哲学，为什么我们反去借来一个不相干的名词，加在些不相干的古代中国人们身上呀？

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

《七略》《汉志》有九流十家皆出于王官之说。其说曰：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，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，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，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，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，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，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，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，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，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。胡适之先生驳之，说见所著《中国古代哲学史·附录》。其论甚公直，而或者不尽揣得其情。谓之公直者，出于王官之说实不可